

寶寧寺志兩種

李一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雪竇寺誌卷之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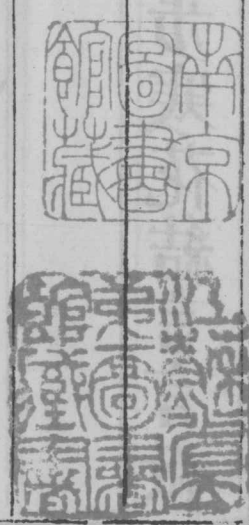
法要

初祖冷坐九年神光覷破祇為傳箇不立文字
的法雪竇諸祖何緣饒舌如許須知字字瘡疣
卽言言妙藥昔雲門偃怒逐禪販之流而香林
明教竟以紙衣錄傳於後世有以也夫

常通禪師

南嶽下第五世

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
人師曰諸佛求覩不見僧作禮師曰千聖不能思萬



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况言句乎

智覺延壽禪師

上堂雪竇者裏迅瀑千尋不停纖栗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

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花結言言徹

底冰

頌古

魯祖山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

魯祖見僧面壁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斟量祇者
不勞心力中間或聞一類強言正是相爲非惟謗他
占人亦仍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難逃避
明覺重顯禪師

師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謂大眾曰若論本分相見不
必高陞寶座乃以手畫一畫云諸人隨山僧手看無

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仔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卽便坐僧正宣疏了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歎當觀第一義時有僧出來師乃約住云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定則精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相共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口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

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卽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眾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荅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

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爍
流同據佛祖位玅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
以助無爲之化

師出隊歸上堂有僧問如何是雪竇正主師曰何不
問雪竇山中人進云與麼則把定乾坤去也師云出
門惟恐不先到當路有人長待來問如何是古佛家
風師云青天白日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不
是劔客請莫相過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袖裏金槌
僧便喝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入百問如何是雪竇境

師云天無四壁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月在中峰
進云與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師云是僧禮拜師
云酌海持蠡一場困苦師乃云甚生標格還知也無
諸禪德祖佛不能宣傳天地不能覆載二乘聞之膽
裂十地到此魂驚其或達士切磋頗聞決戰一拶一
捺略露風規句滯則嶽立摩空源迷則雲橫布野所
以先聖道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
之說你衲僧合作麼生覲自知時便下座
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子辨得眼裏生華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
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
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
火聚近著卽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劍衝前卽喪身
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
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
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
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

峰

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
何極便下座

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
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

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
通遊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
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入百

上堂大眾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

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

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
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
家人在釣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鋏鞭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
師曰鶴唳青霄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
是

僧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
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

僧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
領會師曰披簔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
一場酸澁

僧問坐斷毘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
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
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

頌古

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
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達磨遂

聖賢言議 卷之五十一 六
渡江至魏帝後舉問志公志公云陛下還識此八
否帝云不識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
悔遂遣使去請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闔國
人去他亦不回

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
江豈免生荆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
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師顧視左右云者裏還有
祖師麼自云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趙州示衆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
有僧問旣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
知僧云和尚旣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州
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
月下檻前山溪水寒觸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
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雲門垂語云十五日以前不問十五日以後道將
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
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烟冪冪空生巖畔花狼藉
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
超

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二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岸夜塘水

黃檗示秋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
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

云只如諸方匡徒領教又作麼生磔云不道無禪
只是無師

凜凜孤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輕
觸二度親遭弄爪牙

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鑊鎚重下楔閣浮對下笑呵呵
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椽

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門云
倒一說

倒一說分一節同外同生爲君訣八萬四千非鳳毛
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

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豎一指

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
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切須好看
長慶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僧舉似元沙沙云
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此我卽不恁麼僧云和尚
作麼生元沙云用南山作麼雲門以拄杖攬向雪

峰面前作怕勢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奈
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
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峰大張口大張口今同
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峰前來者一一
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不同金雷光石火并難
劉鍊磨到瀉山山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堂
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瀉山放身臥磨便出去
曾騎鍊馬入重城敕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

雪竇詩
卷之五十一
九
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
拜丈便打

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火存機
變堪笑人來捋虎鬚

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鎮州出
大蘿蔔頭

鎮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誰辨
鵠白鳥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章敬云是是雪竇著語云錯麻谷又到南泉遶
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雪
竇著語云錯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
道不是泉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
終成敗壞

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
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

來沙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麼處來沙云始隨芳草
去又逐落花回座云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
芙蓉雪竇著語云謝荅話

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

圓悟云掘

地更深埋

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水爲琴一曲兩曲
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餓牛之
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
印卽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餓牛之機請
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輾泥
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
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又擬開口穴又
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什
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
擒得盧陂跨餓牛三元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

雪竇志
卷之五
十一
水喝下曾令却倒流

陸亘大夫與南泉話次陸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
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南泉指庭前花名
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
半誰共澄潭焰影寒

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居士指
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落
在什麼處士打一掌全云也不得草草士云汝恁

麼稱禪客閻老子未放汝在全云居士作麼生士
又打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別云初問
一處但握雪團便打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莫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
眼裏耳裏絕瀟灑瀟灑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
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
黎熱時熱殺闍黎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焰明

月忍俊韓盧空上階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
一領布衫重七斤

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
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門云六不收

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
卷衣又說歸天竺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峰

宿

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云是什
麼丈云野鴨子大師云什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
也大師遂扭百丈鼻頭丈作忍痛聲大師云何曾
飛去

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
依前不會還飛去欲飛去却把住道道

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云放出關
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山云更待何時良
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山云且來闍黎良回首

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卽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
良擬議山打七棒云且聽者漢疑三十年

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箇眼兮耳必
聾捨箇耳兮目雙瞽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
後路君不見元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州
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擇州云田
庫奴什麼處是揀擇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蟲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鏡

柱棟兮擇兮當軒布鼓

雲門以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奔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暴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
自看

瀉山五峰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瀉山併却咽
喉唇吻作麼生道瀉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不辭
向汝道恐以後喪我兒孫

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
瑚樹林日杲杲

百丈復問五峯峯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
斫額望汝

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
里天邊飛一鶚

百丈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
和尚有也未金毛獅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
雄山下空彈指

古有十六開士於浴僧時隨例入浴忽悟水因諸
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成無所住也須七
穿八穴始得

了事衲僧消一箇長連牀上展脚臥夢中曾說悟圓

雪竇寺詩
卷之五十一
通香水洗來驀面唾

僧問藥山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塵
山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山云侍者拖出者外漢僧
便走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雪竇拈云三步雖
活五步須外

塵中塵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
正眼從來付獵人。雪竇高聲云。看箭。
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
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
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手把珊瑚鞭驪珠盡擊碎不擊
碎增瑕類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
殊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
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
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雪竇云維摩道什麼復云勘破了也

咄者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疾毘耶離全身太枯槁

雪竇詩話 卷之三
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頻埽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
不靠倒金毛獅子無處討

元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
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錘豎拂他又不見患
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
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僧請
益雲門雲門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雲門以拄杖
拄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
門云汝不是患聾門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

汝不是患啞僧於此有省

言聾喑啞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婁不辨
正色師曠豈識元絲爭如獨坐虛窓下葉落花開自
有時復云還會也無無孔鍤鎚

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如何是
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

一片虛凝絕謂情人天從此見空生蚌含元兔深深
意會與禪家作戰爭

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世尊便下座

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
客何必文殊下一椎

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贊意旨如何大光作舞
僧禮拜光云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僧作舞光云
者野狐精

前箭猶輕後箭深誰云黃葉是黃金曹溪波浪如相
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

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旣無
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復云勘破了也

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劒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焰雪大冶今磨
礱不下良工今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眞贊

禪徒寫余幻質復請爲贊辭曰

佛祖怨今非其師叢林害今誰相資冰枯雪殘深索

索水冷雲淡空纍纍寶聖錯僧繇知人間天上爭容
伊

周生強圖夢身予亦不能伏筆

上下三指彼此七馬拈花未曾微笑何也石謂玉今
氣必分水凌虛今月非下不知誰是傍觀者

咄者枯枿遽生瓜葛來自三川欺乎兩浙指鹿爲馬
將日作月罪今彌天焉可分說

偈語

送善暹首座

名之基實之蒂深兮固兮宛相繼古之名也在希聲
今之實也同浮腎子州善卷之流也堯驅舜馳讓無
暇歸去來兮歸不歸到頭未出冥冥者吾徒孰謂標
奇絕動靜憑君試甄別葉零零兮秋暮半凋華片片
今春暖齊發暹禪老暹禪老意曾高曠排沽待忽致
譏袞天人列請兮屢輕笑祖佛位卑兮還擬逃我恐
逃之逃不得大方無外皆充塞茫茫擾擾知何極八
面香風惹衣裊

寄藏主收禪者

新州出箇賣樵者龍朔年中藏晝夜黃梅春得古菱
花不倚物兮便高挂秀禪拂拭無塵埃歷盡諸難眼
未開交馳石上求文字爭得孤峰却載來近還有箇
尋吾祖云在廬山深處住偷得鄰家些子光用作下
燈擬流布阿呵呵地久天長爭奈何

至人不羈

誰當機舉不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鑠元微重關會
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盧
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

法爾不爾

夏雲多奇峰乾城冷相映借問諸禪僧那箇堪憑定
乾城高鎖月夏雲欲爲雨若謂非全功仔細看規矩
早參示衆

曉天雲靜濃霜白千峰萬峰鎖寒色驪龍失珠知不
知無限平人遭點額

送知久禪者

霜竹凝寒携九節銅瓶浪鎖千秋月天上人間不自

知行行誰共分清絕

靜而善應

靚面相見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槌易動
寶劍光寒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對揚殊特本同參誰是遼空強指南今古不存師弟
子一輪秋月印寒潭

自誨

麟龍不爲瑞草木生光輝二尺一丈六且同携手歸
慙爾懲世師巍巍何巍巍

宗門三印

印空印水印泥炳然字義還迷黃頭大士不識敢問
誰得親提

印泥印空印水匝地波濤競起其中無限鱗龍幾處
爭求出觜

印水印泥印空衲子不辨西東撥開向上竅于聖
立在下風

因雪示衆

清光歆月不相饒堆積虛庭卒未消爲瑞爲祥也難
得不知誰解立齊腰

名實無當

玉轉珠迴佛祖言精通猶是污心田
老盧只解長春米何得黃梅萬古傳

道貴如愚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峰如画碧崔嵬
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

大功不宰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

元沙和尚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
祖佛位中留不得，夜來依舊宿蘆花。

往復無間

平日寅巖兆之前，已喪真老胡。
鶴樹漸開口，猶舉雙

跌誑後人

日出卯，萬國香花競頭走。
邯鄲學步笑傍觀，誰知凶

禍隨其後

食時辰，大享那堪列主賓。
維摩香飯本非設，怪他鶩

鷺獨生暝

萬中已荆棘園林徧大地南北東西卒未休金剛燄

復從何起

日南午寥廓騰輝示天鼓鬱頭藍已定前身何假周

行跨七步

日暎未碧眼胡來欺漢地九年計較不能成剛有癡

人求斷臂

晡時申急急逃生路上人草鞋踏盡家鄉遠頂罩燒

鐘一萬斤

日入西室內覆盆且依舊塵塵彼彼丈夫兒井中之
物同哢吼

黃昏戍寰中不礙平人出瓦礫光生珠玉閒將軍直
用驅邊卒

人定亥六合茫茫誰不在長安有月自尋常霧起雲
騰也奇怪

半夜子樵唱漁歌聲未已雨華徒說問空生高枕千
門睡方美

雞鳴丑貴賤尊卑各相守忙者忙兮閒者閒古今休

論自長久

因仰山氣毬頌

四大假合非虛妄
儼儼侗侗爲一相
東西南北不相
知畱與衲僧作榜樣

因官人請陞座

曉天雲靜冷涵霜
滿檻風清敵夜光
莫謂座間人不
識孤明孤影射虛堂

因金鷲和尚語藥病

藥病相治見最難
百重關鎖太無端
金鷲道者來相

訪學海波瀾一夜乾

風旛競辨

不是旛兮不是風
衲僧於此作流通
渡河用筏尋常事
南山燒炭北山紅

兔角拄杖

少宰傳來兔角杖
千聖護持爲頂相
虎踞龍蟠勢未休
雲影山形冷相向
有時閒倚在虛堂
寥寥匝地凝秋霜
有時大作獅子吼
德嶠臨濟何茫茫
今日提來還不惜
分明普示諸知識
拈天下任橫行
高振風

規有何極

送從吉禪者

君不見行路難亦容易握草爲金未爲貴難曾平地
湧波瀾易復到處列祥瑞堪笑堪悲能幾幾天上人
間立高軌兄弟十字越參星一義同心淡秋水因憶
韶陽古風骨石火電光遲出沒隔身之句是程途扣
門之問非窠窟殷勤報君君記取方外同遊看爪距
虎狼叢不遇知音剔起眉毛便歸去

爲道日損

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
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省宗禪師

師初充化主至興教院值坦禪師陞座師出問諸佛
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杳無消息坦云
雞足峯前風悄然師云未在更道坦云大雪滿長安
師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
坦云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師至坦云
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師

雪竇寺詩 卷之五十一
三
云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拜無眼長老坦云我別有
語在師乃理前話至未在更道處坦云我有三十棒
寄打雪竇師乃禮拜

頌古

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日顧
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千年石虎產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明金鎖玉關渾掣
斷毘盧界內鼓烟塵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衆

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一見明星夢便回千年桃核長青梅雖然不是調羹
味曾與將軍止渴來

金剛般若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
心不可得

過去心不可得收綸罷釣秋江碧扁舟古岸恣閒眠
明月蘆花深穩密現在心不可得法王家法存今昔
謀臣猛將定封疆說甚隋珠并趙璧未來心不可得
不可得中只麼得石含玉今地擎山惟證乃知難可

測千古流芳誰共知清風匝地有何極

六祖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刹旛聞二
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旛動往復酬對曾未契理
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
心耳印宗竦然異之遂問其由祖以實告印宗於
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

不是風旛是心動祖師正眼只如今如今不識山河
礙識得如今海嶽沉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鬼子挂起那吒面赤脚跨定須彌盧鍊牛鞭起黃河
岸大洋海底食珊瑚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
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繡出巧鴛鴦雙雙誰不羨帶月
宿蘆花隨波戲水面瞥然飛起碧霄空舉首銀河橫
素練

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南泉見遂提起云道
得卽不斬殺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歸泉舉前

雪竇寺記 卷之五
話問之州便脫草鞋安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却
救得猫兒

石裏藏金難辨別遊人但見蘚痕斑却被石人窺得
破鉢船載入洞庭山

雲門因長慶問混沌未分時如何雲曰露柱懷胎
曰分後如何雲曰如片雲點太清曰只如太清還
受點也無雲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雲亦不
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真常流注
曰如何是真常流注雲曰如鏡常明日未審還有

向上事也真雲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
鏡來與汝相見
午夜霜凝星斗寒長空雲靜山月落青天啤棒人盡
知蒼龍退骨誰能覺金鳳衝開玉鎖關麒麟掣斷黃
金索迢迢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迴超卓

漸源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慰拊棺曰生耶歾
耶吾曰生也不道歾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
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
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

師便打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
便師乃禮辭隱於村院三年忽聞童子念觀音經
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
然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乃造石霜
設齋懺悔

明頭落節暗裏弊交毒手當渠癢處搔雪裏鷺鷥飛
不見一隻銀瓶挂樹梢

清平因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
乘師曰錢貫又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箠籬曰如何

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
與典座

箴籬木杓錢貫井索說妙談玄俱是錯清平鼻孔塞
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金悟去百草皆
藥拗折俱胝指頭踏斷趙州畧徇平常一句用無窮
限量知見徒斟酌

九峰因石霜遷化衆請首座住持峰時爲侍者白
衆曰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侍奉遂問
先師道休去歇去冷啾啾地去一條白練去古廟

香爐去一念萬年去且道明什麼邊事座曰明一
色邊事峰曰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
我那裝香來乃然香曰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烟起
處脫去不得言訖便坐脫峰撫其背曰坐脫立亡
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石人不怕獅子吼須彌頂上翻筋斗滄溟竭盡正三
更生鍊崑崙雲外走

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如何頭曰後園驢喫草
後園驢喫草可憐無限虛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不

知身在長安道

同安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
斗西移安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
絕人荒去也安曰橫抱嬰兒擬彰皇簡

新羅激海南嶽天台織塵不礙豈涉去來回頭歛念
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遊徧不知回

新羅泊巖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巖曰古塚不爲家
曰如何是道巖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巖曰
貝葉收不盡

雪竇詩
卷之五
三十一
古塚不爲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月迥長
空撒盡暮天霞

徒勞車馬迹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魚磯萬
古清風長歷歷

貝葉收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滿口不能宣嶺
梅漏洩春光信

一鑊三關俱透脫從前汗馬休拈掇須知舊閣快龍
舟當年曾把錦標奪

清簡禪師

僧問如仁老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
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

達觀曇穎禪師

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
教普賢休嚼口中鍊勸人放開髑蛇手與汝斫却繫
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

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
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
佛過者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乃自唾一唾

上堂秤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
拍手笑三脚獼猴差異猴

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
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紫陌誰肯隱青
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
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
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
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

天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
身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
方圓在

法藏守卓禪師

示衆云好大衆龍種上尊王佛爲諸人現銀色世界
瓊林玉宇刹刹光交寶殿銀城光輝相映又云色卽
是空空卽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慧
耳聞眼見徧河沙盡是如來眞實地不得已向諸人
道生是苦業是受滅可證道可修以四諦十二因緣

雪竇寺記 卷之五十一
三
知苦斷業證滅修道復云有苦可知有業可斷有滅
可證有道可修皆謗佛謗佛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
且道作麼生會雪竇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峰積寒雪
萬徑人蹤絕壞衲擁枯槎是說如何說喝一喝

示衆云陽回幾次到新冬壞衲爐寒也不竅白鳥靜
馳天外影紅顏偷過耳邊風是非未起名何在物我
兼忘境自空記取雲巖巖上語莫教辜負主人翁喝

一喝

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進前無路如何是主中賓

師云退不容身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對面是何人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有理無說處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道榮覺印禪師

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云揚眉飛閃電進云更有何事師云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七六八

法寧禪師

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

六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僧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倘或未然不如閒倚禪牀畔畱與兒孫指路頭

法雅禪師

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瞋睡曰謝師荅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行持禪師

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

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云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云爭怪得老僧

師與華亭性空菴主爲友空欲追船子和尚故事寄書師曰吾將水葬矣閱二歲師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餞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空笑曰待老兄來證明耳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師以偈悼之曰僧不僧俗不俗曾得死心親付囑平生知命只逍遙行道苦無清淨福東西南北放癡

愁七十七年捏怪足漆桶裏著倒波濤裏洗浴箇中
誰會無生曲隨潮流去又流歸莫是菴前戀筇竹阿
呵呵老大哥快活誰人奈你何

師住雪竇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
前紫薇樹無皮也過年

聞菴嗣宗禪師

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出水後
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頭問
如何是君師曰磨礮三尺劒待斬不平人如何是臣

師曰白雲閒不徹流水太忙生如何是君臣道合師
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
未照前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團無少剩如何是正
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齧鐵功
前戲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
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如
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對老
猿啼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
飛塵絕點埃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

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別峯寶印禪師

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埽除
不暇迴避不及凍得東村廖鬍子夜半著靴水上立
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
無忌諱等閒一步一笑蕖

宋孝宗皇帝召師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
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師曰非
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

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
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語言文字不
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
心源頓令悟入不亂於生歟此爲殊勝師曰非獨今
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生平
力量只道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
捉摸未著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
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自錯過

了若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
曰朕意嘗作此見又問曰老莊何如人師曰是佛法
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身如雜
毒化火熱身入無爲界卽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
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
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之而內之溝中也帝
大悅卽日召住徑山

頌古

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泉見遂提起云道得
卽不斬歎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歸泉舉前話
問之州便脫草履安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却救
得貓兒

手按吹毛豈易爲兩堂要活人貓兒趙州上對安身
法多少傍人眼搭瞞

華亭德誠禪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交洎
離藥山謂同志曰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他後知
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亭泛

一小舟隨緣度日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
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曰法
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甲祇對者僧話必
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
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吾曰某甲終不說
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
無片瓦下無卓錫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
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卽
不住住卽不似子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

前法子曰甚麼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子
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子又問垂絲千尺意
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子一撓
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子又問曰道道山擬開口子
又打落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子曰竿頭絲線
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
如何子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元
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子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
山乃掩耳子曰如是如是

雲寶寺記 卷之三
一橈提起定綱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爲夾山輕放
過至今四海錯流通

臨濟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日家常添鉢有婆曰
太無厭生濟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
閉却門

千尺絲綸直下垂錦鱗撥刺上鈎時斜風細雨歌歸
去醉倒蓬窓百不知

臨濟因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
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

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全收全放不通風點破將來已不中禮拜起來雖悟
去街頭笑倒李三翁

資福因陳操尚書來乃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
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福於中著一點操曰將
謂是南番舶主福便歸方丈閉却門

李公要勸張公醉却被張公罰一盃珠遶團團休錯
會還家拍手笑哈哈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

滴水

應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樣畫猫兒袖中三尺龍泉
劍落盡髑髏人不知

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
麼處岐云要悟卽易要迷卽難

衲僧悟易要迷難無限漁翁失釣竿點鍤成金猶自
可點金成鍤太無端

浮山遠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山口正月孟春
猶寒

正月孟春猶寒從頭萬種千般昨夜虛空落地和烟
搭在欄干

楊岐因慈明上堂出問曰幽鳥語喃喃霹靂入亂
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岐曰官
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岐曰好喝明又喝岐亦
喝明連喝兩喝岐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
荷岐拂袖便行

胡張三背手張弓黑李四叉身架箭直饒嚙鏃古將
軍對面鬪體穿一串

自得慧暉禪師

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
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
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
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旁人指注去衲被蒙頭萬事
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
常閒月雖晦而彌炤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
花凋殘珊瑚剗林日杲杲

上堂舉傅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
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
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
萬頭祇要識取者一頭師曰雲門大師尋常乾曝曝
地錐劄不入到者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
者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

上堂舉風旛話師曰風旛動處著得箇眼却是上座
風旛動處失却箇眼卽是風旛其或未然不是風旛
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烟淨臥聽涼

風生竹林

頌古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水流天地靜籬間黃菊正爭春

百巖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

自有廊幕在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明日
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閣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閣
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過夏速道速道山曰太
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枯木巖前烟嶂昏羚羊挂角覓無門玉梭暗擲千峰
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迥絕癡痕萬古寒潭攪不
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我兒孫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州曰喫茶去又
問僧僧曰不會到州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

麼會到也云喫茶去不會到也云喫茶去州名院
主主應諾州曰喫茶去

百尺竿頭毳布巾上頭題作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
去洞裏桃花笑殺人

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
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

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
碎巖花狼藉滿山房

九峰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蠟人爲驗多有得道果

有未審此間如何峰曰頭戴午夜月脚踏黃金地
曰此人還轉也無峰曰爭得不轉曰如何轉峰曰
今世已聞龍退骨

午夜山房月色新十分明白墮功勛撥開向上通天
竅烟嶂重重不見人

洛浦因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
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浦
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授傳玉女夜尋無字

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山曰有曰
是甚麼句山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
回新月半鈎升萬戶

雪峰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峰曰猶是病曰轉
後如何峰曰船子下揚州

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年痛處針一喚喚回春夢
破千山渾作木龍吟

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苔生時如何山曰難得道者
曰未審此人向什麼處去山曰只知心徑苔生不
知向什麼處去

心徑苔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船蘆花萬頃水天
闊白鳥深沉任轉旋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安曰鳳棲無家風
曰既是鳳棲爲什麼却無家風安曰不迎賓不待
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安曰盤飧自有
傍人施

三世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昏光分頂後千門
曉坐看春回入燒痕

足菴智鑒禪師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

水香

頌古

傅大士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

面灰頭不染塵心
山柳巷樂天真金雞唱曉瓊樓

夢一對花開浩劫春

瀉山見劉鍊磨來曰老特牛汝來也磨曰來自臺
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山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
去

雲巢夢斷月華秋王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
隱元途鳥道未容收

洞山示衆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
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
且作麼生去後有僧到瀏陽舉似石霜霜云出門

雪竇寺詩 卷之五十一
便是草僧回舉似山山曰大唐國裏能有幾人

虛元鳥道沒纖埃玉殿空然鎖綠苔挂壁梭飛秋蛻
骨滄溟老蚌盡懷胎

德山緣密禪師上堂大衆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
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
事畢

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總不知玉兔晝眠雲母
地金烏夜宿不萌枝

大歇仲謙禪師

頌古

世尊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衆生
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明星見處月三更箇箇眉毛眼上橫平地起堆黃而
老夢中說夢可憐生

三祖爲居士謁二祖曰弟子身纏瘋恙請和尚懺
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
祖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
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

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
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
器之卽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義不可掛
瘋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
處正是賊歸空屋時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玩月次祖曰正與麼時如
何丈曰正好修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
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諸子營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最堪悲滿籃盛墨無人

單半夜持歸染皂衣

密菴咸傑禪師應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口
破砂盆菴領之

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鍤崑崙千年滯貨無人
買未免如今累子孫

無準師範禪師

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
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
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

西川隆慶府人氏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
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
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八鄉

上堂名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麼得且道得箇甚麼

二人譴龜成鼈

頌古

維摩居士示疾毘耶離城自念寢疾于牀世尊大
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告文殊師利言汝行詣維
摩問疾文殊自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深達

實相善說法要辨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
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衆魔遊戲神通
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
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爲下鍼錐爭禡一喙長三
尺問著依前似鼓椎

般若心經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
等咒能除一切苦

黯淡灘黯淡灘十度船來九度翻唯有三山陳上舍
擔一柄傘岸上行奈我何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名
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面面相看眼眼厮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
刹竿著鳳棲不在梧桐樹

南泉一日因東西兩堂爭猫兒泉見遂提起白衆
云道得卽不斬衆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歸泉
舉前話問之州脫草履安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
卽救得猫兒

盡力提持只一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

相暗爲春風染小桃

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
曰打鐘著袂纔集山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
曰和尚旣許爲大衆說法爲甚麼一言不措山曰
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箇吹毛
劍只作陶家壁上梭

龍潭未出家時爲餅舖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
枚上天皇皇受已却畱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

孫潭曰是某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
復汝何咎潭因有悟入遂投出家

持來送去樣團團覆蔭兒孫義不寒何似當年休孽
被渾侖雷與後人看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山前麥
熟也未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舉皆成禮樂堪笑
鄉村賣卜人徒勞鑿破烏龜殼

德山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山曰作

麼作麼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休去明日
山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背曰昨日公案作麼
生廓曰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頑皮老虎臥林丘一任傍人放滴油滿肚只因曾飽
肉縱加呼喚懶擡頭

曹山因僧清銳問清銳孤貧乞師拯濟山曰銳閣
黎近前來銳近前山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
道未沾唇

銅公塘鍊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蘇

州話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門曰臘月二十五
雲門一曲從來無譜韻出五音調高千古就中妙旨
許誰知幾擬黃金鑄子期

地藏問僧什麼處來曰南方來藏曰南方佛法如
何曰商量浩浩地藏曰爭似我者裏種田博飯喫
曰爭奈三界何藏曰喚什麼作三界

種田博飯喫飽臥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
引得龍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

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
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云
噫凡二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
悟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朝
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

失脚溪橋兩眼枯錯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光生
也照破山河夢也無

無印大證禪師

上堂十說萬說不如覲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

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隻眼箇箇黑
如漆急急急回頭看取天真佛良久云是何面目下
座巡堂喫茶

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元不元利竿頭上無
青天志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
蹠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下座

續補法要

野雲處南禪師

嗣天童全見前

上堂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

牀上喫粥喫飯取飽爲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
幾番過手

上堂斬釘截鐵特地乖張就下平高衲僧笑具鼻覺
到此有理難伸未審諸公如何理論

上堂摩醯正眼熙然赫然一處該通萬機頭赴縛虎
擒龍驚天動地且平嘗一句又作麼生莫把是非來
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常藏主

未詳法嗣

師橫山之高弟也不諳文字專習禪定儕輩呼爲常

達磨云所作偈頌理事圓融音律調暢其頌鐵牛曰
百煉爐中輓出來頭角崢嶸體絕埃打又不行牽不
動者回端不入胞胎海門偈曰業風吹起浪如山多
少漁翁着腳難拌命捨身換得入方知門戶不曾關
苦笋偈曰紫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中轉得身自是
苦心人不信等閒嚼着味全真息菴偈曰百尺竿頭
罷問津孤峰絕頂養閒身雖然破屋無遮蓋難把家
私說向人

大歇伴謙禪師

嗣松源嶽見前

師送維那偈云興化當年打克賓叢林千載話猶存
雲黃有棒且高閣只麼煎茶送出門

野翁炳同禪師 嗣大川濟見前

師送僧之華頂見溪西和尚偈曰高高峰頂屹雲中
八十溪翁也跟空相見莫言行廊事累他雙耳又添
聾

無相範禪師 嗣靈隱嶽見前

上堂舉趙州和尚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
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

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曰請
和尚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旁僧曰者個師僧喫郤
飯子作恁麼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
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偃溪廣聞禪師

嗣徑山琰

師侯官林氏子母陳氏十八從沙門智隆得度參浙
翁於徑山翁舉趙州洗鉢孟話師將啓吻翁遽以拳
止之疑情冰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
徑塢八山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世壽七十五

僧臘五十八

上堂一升三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
先領誰家竈裏無煙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
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相孤

希叟紹曇禪師

上堂一宿覺三擔土腳未跨門手骨已露等閒舉一
步危徑結寒華信彩示一機斷崖飛瀑布雖然要跨
乳峰門即易要入乳峰室即難何故鴻飛冥冥弋人
何慕

雪管詩話 卷之五十一 五
上堂發得一機活出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青天合
喫棒不待春風着意開暗香已在梅花上

舉僧問南泉師居方丈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
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頌曰奴顏婢膝是人間羞見
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寄
天童和尚偈曰翁翁八十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查
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葉是雲華師西蜀人顛末
未考

昭禪師

嗣大歇謙

上堂即心即佛嘉肴果闔懷裏有狀非心非佛筠表
虔吉頭上插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漳泉福建頭
匾似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石室祖瑛禪師

副晦機熙見前

師謝天童平石砥問病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

文殊遠訪臨自有華嚴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又
曰法身徧在一切處噉飯噉空得自由太白鄧峰煙
雨裏筓輿來往亦風流晚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
穢口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袈衣婦

雪竇寺記 卷之五 三
人扣頭請師應身為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
十七日跌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二年弄巧成拙踏
破虛空赤腳行萬象森羅笑不輟

竺田汝霖禪師

嗣天童鑒見前

師昌國王氏子從梅澗福公祝髮受具聞天童止泓
道化往參命為侍者一日室中舉趙州狗子無佛性
話師豁然有省已而見悅堂闇於靈隱堂噐之命與
記室會其受業師祖方巘會禪師赴隆興上蓋師侍
往因游百丈謁晦機遂命分座出世明之雪竇晚主

萬壽僅一載示微疾更衣書偈訣衆而逝時至元五年五月廿五日也茶毘設利五色如菽粟者不可勝數壽六十六臘五十

高峰原妙禪師

師登雪竇見希叟曇寓旦過曇問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拋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

杭州淨慈照菴宗靜禪師

嗣靈隱明大鑑下二十四世

師號恬軒叟郡之高氏子自幼薙落本山適祖芳聯

領院事師依之久乃得旨旋典藏鑰永樂辛卯應選
出主護國尋遷雪竇無何僧錄以淨慈虛席舉師補
之丁卯朝廷頒賜大藏師詣闕謝恩止于彌陀寺示
微疾謂左右曰吾緣止矣沐浴更衣危坐而寂世壽
七十六僧臘六十塔于藕華之祖丘有二會語錄

雪竇寺誌卷之五中

石奇通雲禪師

崇正甲申冬明州諸檀護請住雪竇資聖禪寺越明年乙酉本郡司理夢章羅公邑侯虛谷顧公郡紳心韋徐公入山請師開堂師至法座前指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向者裏起模画樣山僧今日當頭撞著回避無門還見麼拈香畢歛衣趺坐維那白椎師云結箇茅蓬豎法幢祝延纔爇一爐香當陽舉似分明極動地風和徧界彰還有互相激揚者麼僧問干戈

擾攘天下紛爭如何是定國安邦句師云今日天晴
進云黼黻宰官臨法座師提正令報皇恩師云却被
闍黎道著問隨機闡化則不問覲面相逢意若何師
云高著眼進云踞地獅子吼平地泛波濤師云看脚
下僧擬議師一喝乃云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
瓏十方軒豁明眼作證豈敢囊藏直得瓊樓玉殿百
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爾利利
爾突出無位真人發明現成公案直饒二世諸佛歷
代老古錐到來箇箇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

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復舉昔日臨濟大
師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嘗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
未證據者看看時有一僧出問云如何は無位真人
濟便下禪牀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
人是甚麼乾矢橛雪峰道臨濟大似箇白拈賊古雪
竇明覺禪師舉云夫善竊者鬼神莫測旣被雪峰覷
破臨濟未是好手山僧道明覺也是箇賊諸人還委
悉麼且聽新雪竇頌出無位真人劈面來攔胸把住
絕疑猜箇中無處分賓主鍊壁銀山一拶開下座

春日上堂問如何是新春一句師云眉毛眼上橫進
云陽春寡和得有知音雪曲應稀請師別唱師云滿
面春風笑不休進云一枝梅韻萬象含新師云老僧
不知乃云臘月二十日春風驀地起瑞氣靄乾坤祥
光照寰宇笑倒須彌山虛空盡歡喜泥牛忍俊不禁
直得粉骨碎體且道是何消息逢人不得錯舉

除夜小參臘月三十萬事都畢更問如何大似胡餅
裏討汁豎拄杖云還見麼面赤不如語直

初夏無糧居士請上堂螻蛄鳴蚯蚓出萬象不能逃

影質苦菜秀王瓜生深山無地避徭征喫緊事要惺
惺忍饑不暇佛法無靈通身饑火通身病幸然得自
有知音喝一喝云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下座

建法堂謝副憲夢章羅公上堂臘月正窮冬日日是
好日百草頭呈古佛家風一毫端現寶王刹直得普
賢大士遵斤成風文殊師利不拘繩墨所以道建大
厦非一木之能濟巨川非一棹之力况慧日高懸法
幢重建且道畢竟承誰恩力還委悉麼分明舉鼎調
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雪竇境師云翰林松老如何是境
中人師云應夢碑寒進云如何是人中意師便打乃
云晴天日自出下雨地上濕徧界忽成冰禪和也結
舌拈拄杖云拄杖子真烈傑一任鉢囊高挂眉毛廝
結七尺單前成獨立且道是何標格擲下云急急如
律令敕

薦嚴請上堂問無位真人子無生滅正當粉骨碎身
時如何師云哭泣有分進云不立一塵超物外杳無
消息與人看師云望空啓告進云昔日師子臨頭白

刃謂是正令全提謂是了他宿債師云腦後看進云
恁麼則面目儼然師便打乃云朔風寒征鳥疾望斷
白雲不見白本父母手足親雨餘山色青又青長憶
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新卓拄杖下座

上堂昨日大雨盆傾今早南薰入奏殿閣生涼阿誰
能覲天地旋山河走須彌頭倒卓面南看北斗唯是
箇中人一舉無先後

結冬上堂十月十九執事頭首結制坐禪將無作有
大衆煮無米飯炊不濕羹大家出手擔柴運木仍依

舊聞普柳卽便走莫落後被人喚作不啣溜不許你
衣長裾扯大袖又誰許偷閒靜坐成窠臼拄杖子劈
脊撻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境如何是奪境不
奪人師云人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俱奪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師云俱不奪進云恁麼則千聖同轍去
也師便打問者頭水牯牛畢竟甚麼處著師云摸取
鼻孔進云踏破草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師云
拽得轉來多少時僧喝師打乃云仲冬嚴寒天上人

間雲凝不動水滴成團烏龜凍得頸縮飛禽凍得嘴
尖茅屋上鴟吻不敢踣跳山頭石敢當冷地自坐默
默無言祇有堂前露柱較些子風吹日炙一向如然
堪笑衆禪和衲衣高擁打坐參禪只想奇元奇妙不
肯直下豁然蹉過當陽者著子直教參學到驢年
解制上堂九旬結制今朝解解結都來拄杖頭普告
現前諸衲子一齊拈却任優游

天童費隱和尚至上堂靈鵲屋頭噪好音累日聞必
然有客到今喜是同門同門既到賓主歷然語笑歡

天清風匝地大衆且道以何祇待卓拄杖云還委悉麼擊鼓陞堂聊供養更無一物可勝慙下座

上堂一九二九水瀉不走今晨十五仲冬天黃雲幕幕應知有諸禪德若知有梅檀林裏梅檀香獅子窟中獅子吼所以德山見人入門便棒臨濟見人入門便喝雖然一等直截爲人仔細看來不勝漏逗雪竇見人入來但向伊道速退速退快走快走果是箇漢子拂袖便行歸家穩坐安貼身心共生慶快如或不然一任東奔西走且道出僧與麼還有漏逗麼爲我

斷看若斷得出不妨奇特若斷不出今早出窰普請
擔瓦去

因天童請上堂舉楊岐和尚示衆云福薄住楊岐年
來氣力微寒風凋落葉猶喜故人歸咄咄咄力口稀
諸仁切莫亂鍼錐山僧旣忝末裔不敢自欺卓拄杖
云病骨只宜茅屋下失便宜是得便宜復一卓

上堂問萬別千差卽不問當陽棒喝暫停機如何是
雪竇境師云茅蓬六七座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坐臥不知寒如何是人中境師云看取眉毛乃云小

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循環十二月今日又初一諸
禪德須委悉當門那許栽荆棘咄

上堂問雪滿長安乾坤一色畢竟明甚麼邊事師云
頭頸骨縮進云歸根得旨事如何師云赤骨懸地乃
云臘月一十五瑞雪空中舞來歲定豐年普請快活
過過過過過撞見胡達麼不道少林消息在冷光一
片亘今古名大猷云不須久立下座

結冬上堂問一槌打就固是好手點著便來不妨靈
利紅爐上片雪卽不問堂裏聖僧道箇甚麼師云西

山有老虎進云恁麼則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
始應知師乃云今朝十月十六較之去歲前年千足
萬足羅夢章居士爲我新蓋法堂七間權可安衆寮
房又添得幾間茅屋監院知客直歲安單有序上下
內外雍雍肅肅園蔬芋子番瓜厨中典座不少鹽醬
山田薄收得晚禾早穀不用休糧方人人俱飽腹呵
呵呵好快活知事頭首不肯安分更要尅期立限結
制坐禪做瘡剜肉衆中有箇漢聞山僧恁麼道便出
來大叫云長老長老你與麼說話與我束之高閣我

等出家祇爲不明生處不遠千里百里而來究竟佛法一字不聞終日普柳忙忙碌碌不是擔柴運土便要磨磨舂穀稍有遲回便乃打罵如雷及至今朝又說恁麼話教我晚輩後生如何棲泊山僧向他道座上座與麼則山僧罪過卓拄杖下座

立春上堂上是天下是地壽風驀忽屋頭至泥團土塊笑呵呵昆蟲草木皆歡喜豎拄杖云唯是拄杖子不知春夏秋冬那管是非彼此經旬雨雪紛紛無處行走茅屋下一味自家知止雖然平地上外人無數

出得荆棘林是好手則且置祇如時節不相饒一句
作麼生道以拄杖卓云雲淨日月正雪晴天地春
解制上堂問解開布袋豈有囊藏覲面相呈請師一
鑒師云恁麼問也得進云恁麼則柳標橫肩不顧人
云入千峰萬峰去師云截斷脚跟進云和尚也不得
羅籠學人師云試走看進云錦鏡池邊春色暖寒花
亭畔鳥聲喧師乃云十五日已前燈籠拜露柱十五
日已後露柱拜燈籠正當十五日燈籠是燈籠露柱
是露柱各站一邊了無交涉直得天花亂墜地湧金

蓮各各面門放大光明照耀今古遂豎起拄杖云且道是今耶是古耶試定當看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攆始應知

出隊歸上堂山僧出外二百餘日途中往返四大不勝勞倦昨一到家便得身心寧帖更生無限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兩序頭首執事大眾俱各萬福

上堂和暖天似欲雨草木叢林發歡喜南山燒炭北山紅頂後神光千萬里便與麼去三家村裏土地只是無轉智大王好與三十拄杖且道何故逢人不得

錯舉卓拄杖下座

上堂臘月十五寒風似箭名大衆云照顧面門

除歲小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今晚是除歲面
南看北斗驀監拄杖云斗柄回春又首大衆穿衣喫
飯終不借他人之口以拄杖一卓下座

受客卿張孝廉爲僧上堂六月十九人謂圓通大士
成道耳聞不及眼見今有大心之士祝髮披緇眼見
不及耳聞名大衆祇如聞見二俱不及一句又如何
通信卓拄杖云相逢莫道休官少林下今朝又一人

徐侍御之垣入山上堂僧問獅子振威百獸腦裂威
在何處師云野狐精僧擬議師便打乃云晴日出雨
地濕檀越昨臨門今朝是初一知音何必重拈出下
座

元宵上堂問把住卽不問放行事若何師云南山起
雲進云恁麼則一箇箇七通入達去也師云面前雲
霧遮蓋作麼行僧喝師便打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不假舟航如何得濟師云二狗作戲進云與麼則香
象渡河截底過大千世界碎爲塵師云與他同類卽

得乃云鐘鳴古寺月暎澄潭離相絕名非聲非色便
恁麼去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不恁麼
莫盤桓但看天上月甚處不團圓

除夕小參臘月三十夜一年已盡頭看看正是結交
頭不是冤家不聚頭無別頭火爐頭撞見傳大士空
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呵呵呵只是尋常那一頭一
喝下座

元旦上堂新歲今朝新舊歲昨日舊新舊總拈却普
請共知有驀擊香几云委悉麼今年辛卯歲君主事

宮取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天長地久擊香几下座

長至上堂冬仲陽生鷓旦不鳴蚯蚓口結大地成冰

鷲豎起拄杖云且道山僧拄杖子又作麼生遂卓一

下云已過新羅

上堂今朝冬至一陽來復一切時中莫亂斟酌

上堂霜明雪白二陽天無位真人面目全端的不知

誰委悉梅花冷地笑無言鷲豎拄杖云拄杖子莫廉

纖打風打雨當底錢雖然也勝首山道新婦騎驢阿

家牽

春朝上堂臘月二十五春到山門左四大天王驀頭
撞見便高聲問云春哥春哥你今年與麼早來作麼
報道我爲雪竇祖庭昨朝豎立大佛殿特來慶賀卽
便揖進佛殿中央倒地三拜直得和氣騰騰充滿僧
堂方丈洎及各寮厨庫人人滿面春風歡喜無限土
地伽藍不覺足蹈手舞老僧到者裏亦不免隨例歡
喜唱箇囉囉哩哩囉囉名衆云好大哥扯索去

興化吳相國送法衣至上堂兼謝黎太冲吳北海二
居士齋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

望何極名大秋云古人恁麼道還有知他落處者麼
若有所謂古今一致千里同風若也未然聽取山僧
一頌舉袈裟云楚陽山水秀如此伊人宛在彼一方
更有靈山付囑者袈裟遠惠覺花香復一喝下座

上堂二月十五春寒山塢風兮鳴條雨兮破土釋迦
老子徧現色身文殊普賢觸處顯露達磨西來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何所補名秋云會麼
折喇主喇準提莎婆訶下座

上堂一之日寒風急寸絲不挂底卽乃頂門裂裂裂

現出三頭六臂把主風神一搥直得須彌山倒地無
數英傑踣跳禪和被牠壓死不能轉身吐氣直待春
雷起蟄驀地叫云屈屈屈堪述絕後再甦真欺不得
一喝下座

上堂祖師心印萬物昭回古佛家風春雲片斷禪和
家長連牀上有粥有飯開單展鉢把箸拈匙還相應
也未以拄杖擊香几云若未相應時光容易過白却
少年頭

上堂今日風頭太冷直得寒毛卓豎普告諸禪切忌

切忌切忌箇甚麼齋粥一時不得忘却匙箸

師六旬誕日鎮臺行頓張公請上堂僧問無量壽佛

示現受生百萬人天如何祝慶師云盡在目前進云

和尚自道如此親切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某甲禮

拜去也師云磕破鼻孔問世尊出脇不向他家借路

我師降誕畢竟如何示人師云拔出腦後箭進云恁

麼則恩大難酬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今日護法到

山和尚作麼酬對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間臨濟四

喝一喝云者一喝是甚麼師云野狂鳴尼問六十年

前六十年後事卽不問正當祝壽一句作麼生師云
向前來與汝道尼喝師云再喝看進云今日且放過
師云亂做尼一喝禮拜云高山流水淡淡意自有知
音笑點頭師噓噓又尼出喝云者老漢大似裝模做
樣師云老僧被你一喝進云親切一句分付阿誰師
云念將來進云蒼天蒼天師呵呵進云今日問話不
著便歸衆師乃云青山白雲裏檀護頻來到祖席已
蒙光更念及衰老惠我僧伽黎福田明了了今日命
陞座舉揚佛祖道慙無一字言惟看山水好瀑飛千

宣寶言 卷之五 三
丈石松長鳴古道殿閣斬然新丈六一莖草一莖草
丈六聲光轉輓輓休向外尋求人人本具足卓拄杖
云本具足知不知知音自有知音知直得清風動寰
宇又一卓下座

上堂祖師心印大地文章衲子家風一塵不立鉢裏
飯桶裏水日用現前頭上天腳下地阿誰離得祇貴
直下知歸自然風行草偃一喝云還有不受惡水潑
者麼有卽也大奇下座

法幢上座自頭陀來請上堂問千里遠來本爲己躬

大事一朝啓請却無半字堪提未審應時及節一句和尚作麼生道師云看脚下進云棒頭取證豈是男兒喝下承當未爲好手離却棒喝請道一句師云禮拜了退問掀翻四海求知己得造山中話舊翁如何是賓師云闍黎如何是主師云老僧進云賓主相見時如何師云退去進云涼風處處通消息拄杖頭邊白汗流師便打僧喝師復打乃云智鑒當軒本無向背靈機在掌寂而無痕寬若太虛明同杲日把住則乾坤黯黑日月無光放行則普天匝地七橫八縱恁

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有時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
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舌頭有時一句隨
波逐浪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未會則
世諦流布猶如羝羊觸籬然只要箇英靈底脚跟下
不帶枝葉赤體條條便與麼荷擔去羅籠不住呼喚
不回十字街頭縱橫垂手自然轉換落落地至於結
角諸訛處着着亦自有出身之機若是情存意想滯
句承言動則喪身失命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釣獐龍
格外元機爲尋知識叢中還有恁麼底麼出頭天外

看須是我般人復舉當時臨濟大師半夏上黃檗見
老和尚住數日便辭去黃檗云汝破夏來何不終夏
去濟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趲出濟行數里
疑此事却回終夏諸禪德還知麼得之於心伊蘭作
梅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看者兩箇老
漢與麼則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爭似今日法
幢上座半夏上雪竇一見山僧喫過痛棒便乃全體
放下卽不辭去然山僧亦不打趲同與喫粥過夏直
得清風匝地響順聲和赫日當空形端影直豈不較

雪竇志 卷之五中 三
臨濟一頭既然且道因甚到與麼地莫怪從前多意
氣他家曾謁聖明君卓拄杖下座

正首座立僧德侍者安單上堂僧問把住絲毫千丈
合流含碧漢放行線道乳峰吐日焰雲堂正恁麼時
不放不把又作麼生師便打進云和尚却又放行去
也師云高著眼僧擬議師喝乃云獨掌不浪鳴明教
與香林雪後始知松柏操夜深方見把鍼人名大衆
且道誰是把鍼人若不會問取堂中首座卓拄杖下
座

偈語

勉衆

山居茅屋十餘間
驀地狂風盡打翻
珍重禪徒齊著
力大家扶起莫生煩

答參友

爲法門須箇丈夫
慙余病骨日煨爐
情懷落落渾如
野拄杖閒閒亦若孤
萬仞寒巖飛白雪
一林空影宿
元鳥有時獨立千峰上
只少同參入画图

單時化時鼎二文學入山論三教如日月星白

星寶寺詩 卷之五中 二六
述不能入道因緣師示以偈

吾道本寥廓非止人名目名目既可得何物不被育
試看宇宙中歷歷皆可讀日月與星辰佛儒道無逐
動靜及飛潛總歸一念覺覺卽絕思惟步趨休自卜
形色雜青黃許誰分石璞空名旣自烙何妨任磨琢
天地本無言要知語盈谷熾然說無間端不一幽獨
日用者卷經讀之自須熟熟後始方知聖賢只一服
送常侍者住景星巖

法門末季不堪嗟莫易人前露爪牙獨坐雄峰今古

事景星巖上足生涯

送能侍者結茅仗錫

仗錫峰高別是天一廬坐斷萬峰巔
他年衲子來相訪踏破芒鞋豈惜錢

題普賢浴象圖

破塵出經文彩全現玉轉珠回理隨事變
宜其合水和泥蓬頭垢面漫將惡水潑象王
此中不知誰解看

寄徐石侶居士

北風寒山骨露思君昔日曾相顧
匪相顧大地不曾

皇寶寺詩 卷之五 二十七
有寸土胸中落落寰宇寬
勞思勞慮胡爲難祇緣入
理喜深談悠悠不出在林間
夜來孤坐寒窓下松風
瑟瑟堪瀟灑達人居處我知也

送西堂冷上座歸里

華亭江上春風長千古令人思
不忘蘭槳獨敲霜夜
斷推篷室靜月痕光華亭江上春風冷千古令人發
深省沙清水肅影涵空底事明明驢覷井上人歸去
有何別今今古今橫該抹逢人祇乞一文錢咄臨濟
德山是甚麼乾矢橛

懷爾愚副寺蜀中未歸

今日何如昨日涼
搬磚運土自忙忙
法堂去歲工成始
禾穀今年萎更長
日逐菜羹充飯足
夜來草薦枕頭香
頻思副寺歸宜早
秋冷風高箬笠霜

酬馮次牧馮真長周我生居士韻二首時在香

山

春風春雨溢春潭
春滿山花影瑞曇
獅子座中間白法
象王峰頂臥青嵐
從來有道惟存一
直抵無疑不丹三
佛迹半天空劫外
未知何處是伊龕

皇寶寺詩 卷之五中
古路行行草木香
野花極目笑春王
我知觸處承其力
誰道長安弗借航
日月滿空惟浩浩
風雲徧界若皇皇
山家忽爾凝眸際
早見滄溟幾度桑
春明日暖覺風微
漫引天香過竹扉
是處有伊花盡放
誰家無爾月空飛
連朝望入憑雲路
片席從教解垢衣
莫道乳峰晴雪在
一回舉首更依依

寄空林大師

高標傑立傲諸方
下視雲霄踞一牀
白眼光寒先聖膽
青蔬香斷後昆腸
草趺行履半間屋
篾束風規千

仍岡病骨每懷徒自悵竹筇橫按對蒼蒼

六十酬天童費隱和尚

法門柱石有同條病骨慙論尚未凋暮雨聲中寒料峭春風影裏夢飄飄玲瓏巖碧高鱗幟乳竇峰晴只草瓢但得些些閒意况似成漁牧似成樵

山居

茅屋無油不點燈蒲團兀坐正相應忽思來日清晨事依舊青蔬飯上蒸

雨中口占

雪竇風高茅屋破晨昏秋色入牀頭可中多少閒情
况雨下分明坐漏舟

冬至日用圓侍者韻

漫疑筋骨老如墮有念還同未死灰時喜孤輪夜深
坐豈嫌兩鬢白頻催閒携竹杖敲寒石忙折霜姿插
案梅却比去年冬至日更無他事上心來

除夜用幟藏主韻

六十年來只麼容灰頭土面及時濃夢回石枕何妨
再客至茅茨弗厭重病老豈無渾未解歲除那有不

忻逢殷勤看彼梅花上擊碎寒雪待漏鐘

用正侍者折梅韻

入座春風片片香案頭忽見凍英長老年何似多清
興獨喜冰霜伊倍嘗

贈邵素修居士鏤圖章見愧

塊石無情謂能令人醉觀篆文何日古刀法更生寒
畫斷風雲快點開星月攢知音如不偶未便指輕彈
送法幢西堂住大梅

常師法席荒來久今日重新啓後昆日視雲霄誰是

伴梅峰獨露正當門

卽心卽佛卽非卽非佛非心非亦非坐有一琴山作
案相逢但指目前機

諸禪者作雪彌勒贊師援筆示之

咄哉雪彌勒分身千百億從空而降下從地而湧出
雖然不假雕琢之工擔荷將來全承渠力呵呵不妨
笑倒當陽好箇消息

因事漫題

大人境界只尋常白棒聲中氣自昂壘醬不隨胡亂

撒賺他業識共茫茫

婆子拋兒頌

老婆自棄小孩兒一段真風直到今好
手手中呈好手貴圖千載有知音

雪竇化主頌

諸佛出世未出世雪滿長安風悄然雪竇無端遙
擗棒應知頭上有青天

毘盧師法身主頌

毘盧師法身主極目雲山烟靄裏道與不道論疎親

三十拄杖不饒你

鎮州蘿蔔頌

盡道鎮州蘿蔔大誰知滋味沒些些我今豈是閒饒
舌三十年前咬著他

天童密雲先師像贊

天童我老人臨濟三十世來今幾許年棒頭更嚴利
不惟掀翻佛祖窠臼自己門風一時埽地誰能爲你
扶得起

頭髮蓬骨頸縮奕奕風清秀兩目怪伊不殉人情一

生孤獨聲名自響大明國

自題像

普天愛熱鬧癡汝獨孤冷時流倒退走宛如離陷窞
白棒一味耳任他鬪弄影端居雪竇峯思古常冥冥
十數烟柴頭風霜愈清勁吾像若爲題吾語須承領
諸方云雪竇不肯放行
只着得幾箇烟柴頭

答嚴子張居士二書

客秋九月山事寂寥之際道舊好音忽千里而至依
依遠懷浹於心目中之感荷無可似者入山之訂夫

豈虛語然所論此一大事因緣朽直是無可相爲蓋
素諳居士根性便利理路純熟朽若與麼提居士早
是與麼去了也纔向者邊說又向那邊走脫了也總
饒舉似一則兩則直截現成底公案設或驀提得去
便把孤明歷歷見聞覺知動轉施爲底以爲究竟似
者般底提起時便有纔放下便無等閒遇着一箇咬
猪狗手脚底當面一拶直是無可抵當况生分上
要用得着故朽不羨居士有目機銖兩底眼但願有
一口吞盡乾坤不遺蹤跡底力量古李都尉云參禪

須是鍊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
莫管看伊是甚生力量是甚麼面孔居士實實得到
如此便休不然待親到雪竇有箇商量處

病朽疎慵祇堪退守思古人與來者不無幽獨之悲
奉手翰何推許之過也居士貞心亮節久而益彰疾
風勁草豈復多讓往昔所云夢回酒醒尤屬聰明第
一機先德云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微覺是甚麼
三字已自鷄過新羅更向山野手中討棒益復千里
萬里竊謂居士未舉筆已前震威一棒早到頭上了

也居士又作麼生

荅僧祥旦上座

明給諫馬公嘉植

年來面晤不惜爲上人深錐痛劄至今尚未有箇消息古德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若要了此大事二六時中撞着銀山錢壁相似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又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荆棘者裏一跳跳得出翻箇身始是好手便得多劫塵勞一時頓息千般伎倆從此冰消則向末法濁流之際激揚酬唱隨類闡微不爲分外千萬以此自強他非所望

雪竇寺誌卷之五下

諸方激揚

保寧勇禪師

師四明人初更衣依雪竇顯禪師問道雪竇呵爲央
庠座主勇不意堂儀纔滿卽抽單望雪竇山禮拜誓
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價若不過雪竇定不歸鄉勇
至長沙雲蓋參見楊岐會和尚與白雲端和尚爲弟
昆後出世保寧道播叢林果如其言

佛果圓悟禪師

師住昭覺有長老問劉鍊磨到瀉山問荅并雪竇御街行頌未審此意如何悟曰老僧更參四十年也不到雪竇處長老歎曰昭覺和尚猶如此說况餘人耶

大慧杲禪師

師到雪竇上堂平常無生句元妙無私句體明無盡句一鎚破三關他家有本據作麼生是他家本據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復舉僧問明覺禪師如何是諸佛本源覺云千峰寒色僧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覺云雨滴巖花師云千峰寒色雨滴巖

花今日不妨應時應節若是諸佛本源不得動著爲甚不得動著自有雪竇主人在

師住徑山雪竇持和尚至師上堂僧問仰山道東寺師叔若在慧寂不受寂寞只如今日雪竇和尚到來未審如何祇待師云古之今之進云若恁麼非惟徑山不受寂寞亦乃一千七百大衆有賴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進云如兩鏡相照洞無瑕翳師云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進云只如兩口無一舌卽是吾宗旨又作麼商量師云抱橋柱洗澡把纜放船進云若是臨

濟宗旨又作麼生師云合取狗口乃云仰山道東寺
師叔若在慧寂不受寂寞仰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徑山則不然雪竇師叔若在天下衲僧不受寂寞何
故不見道古雪竇有言寒木在握兮全機可笑秋水
橫按兮半提可滅使入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
兮駕御昂枿

上堂今朝五月五天降沛然雨艾人與門神聚頭相
耳語且道說箇甚麼雪竇禪師來一口吞佛祖

大和山主

因峨嵋山白長老嘗云鄉人雪竇有頌百餘首其詞
意不甚出人何得浪得大名於世遂作頌千首以多
十倍爲勝自編成集妄意他日名壓雪竇到處求人
賞音大和山主乃徧見當代有道尊宿得法於法呂
遇禪師出世住大和稱山主氣吞諸方不妄許可白
携其頌往謁之求一言之鑑取信後學大和見乃唾
云此頌如人患鷓臬當風立地其氣不可聞白是白
不敢出似人後黃魯直聞之到成都大慈寺大書於
壁云峨嵋白長老千頌自成集大和曾有言鷓臬當

風立

牧雲門禪師

師自天童至大衆請上堂僧問楊岐一脈兩處分燈

今日相逢如何提唱師云向上舉將來進云恁麼則

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師云正要你恁麼道僧禮

拜問昨日定今日不定未審還有落賺處也無師揮

拂子云把柄在我手裏進云錦上添花猶是分外斬

釘截鋏更請宣揚師云猶待要喫棒麼進云龍生金

鳳子衝破碧琉璃師云承當得也未進云和尚也須

炤顧眉毛師云落了多少進云猶嫌少在師云咦問
那邊明得底者邊如何應用師云你還識他面目麼
進云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又如何師云且退
去進云恩大難酬師云未許承當問三十年來尋劍
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不疑如何是不疑處師拈拄杖云者條拄杖光禿禿
地進云祇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是肯他不肯他師云闍黎莫作者見解進云可謂棋
逢敵手方堪著琴遇知音始解彈師云未是敵手問

二尊分化還有賓主也無師云眉毛八字分進云好
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師便打乃云師子
窟中師子楠檀林裏梅檀昨日承兩序頭首請山僧
陞座山僧拽拄杖直出山門外恁麼落草祇要求出
格見解人及乎衆兄弟就地而拜山僧也就地而拜
正所謂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兩不相虧若也上無攀
仰下絕已躬萬歲塔子迥然獨露晝夜常說更不待
山頭和尚東打西打多少省力今日山僧自撞鐘自
陞座又所謂無問而自說了昨日公案一番提起

番新且道提箇甚麼不會作客勞煩主人卓拄杖下

座

書牘

山翁恣禪師

雪竇古名藍依兄再造故審度機宜未免時費經畫
若弟五磊則旅泊而已不爲隔宿謀然每每絕處逢
生似有天幸豈襲成之鳩固應得巧緣以庇拙生歟
聞夏多蹇屯劫濁世中常多缺陷無足爲兄道者但
佛戒又第四五百歲正法垂危唯加意作人爲道珍

調是望

牧雲門禪師

經年音信遼絕殊懸懸也無隱過梅溪知法體健旺
殿事將竣荒山一片變亂仍之非兄有大福德山緣
人緣種種具備何能興舉如是耶弟欲尋一茅於殘
山剩水埽絕塵事逆揣將來景象乃一窮鱗未卜蹤
迹落于何處也問訊之語筆不殫述

偈語

寄懷

時主天童

費隱容禪師

春光昉耀憶同條傲雪一枝歲不凋乃識從前多梗
槩足知向後更扶搖石林花雨應分座竹竈茶烟合
共瓢試問何時完事業退休隨處樂漁樵

六十寄壽

牧雲門禪師

乳峰花雨散遙天太白山頭瑞氣旋門戶拄撐稱老
樹鬚眉霜雪絕高年趙州古佛分今昔明覺孤風儼
後先萬仞蒼崖提正令滿空寒瀑化春烟

寄懷

春雨濛濛阻客程春風花柳自分明萬工池面漚珠

雪竇詩 卷之五 六
沸千丈巖頭瀑布聲路實不遙天已暖足雖未動意
先行亂鐘敲斷青山曉一片閒雲谷口橫

寄懷

住四明宣家搭

空林遠禪師

東南望名勝雪竇烟霞中癯骨僂清福幽棲入乳峰
雙眸炤石壁一榻下微風茶筍雨前熟書來度嶺東
早春墨猶潤近日筆逾工嗟余懶成癖夙疴不特逢
扶筇愁險徑還憇巖上松深念莫年交曠懷誰似公
偶披諸史錄尤憶古人蹤獨臥烟霞裏晴飄蒼翠空

又

舟逢相見兩經年想見鬚眉倍皓然齒落忘言宜晚
節言長有句似波漩師門法道憑君起茅屋冰霜任
我眠氣血近來消瘦盡乳峰山色眼徒穿

寄贈

菓在林端久人爭霜後香誰明扶不起

見師贊天童像有阿誰爲

你扶得
起之句

此語必高翔任重法宜謹機圓道日章盡疑

顯和尚今日再陞堂

寄懷

肇心啓禪師

欣聞辣手不容情把住麟龍肯放輕少室典刑猶此

矣始須拈出示同門

戊子冬將訊石翁師以鳴戈梗道有懷靡及賦

此志懷

時住國清

繼起儲禪師

曙雪千巖月下看冰花十里骨毛寒豈謂身名驚海
內枉教心法逐人闌楊岐冷落烟波濶風穴蕭條夜
影單愧我松門餘虎跡五峰孤絕玉珊珊

寄懷

住武林臯亭

靈章蘊禪師

茅茨方丈古臺垣乳決青層雪捲門豎箇拳頭知己
懶肯將鍊券累兒孫

巍然鼇鎮祖山傾搔首時欣白髮明一曲鷓鴣翻調
唱等閒別是播家聲

翰林松頂石峯嶽形勝天開迹可尋謂未跨門相見
了早應埋沒弟兄心

飛泉撲落險崖中眨上眉毛過海東巖竇千尋秋骨
露杖頭八面起清風

寫懷志別

破山憇禪師

出山原是入山人鼻直眉橫喜又曠老大脚跟猶未
穩青山却笑去來頻

一衲衝寒慰遠期十年飄泊費相思不堪春到梅花
日又向燈前話別離

出山呈偈

冷堂林

積然水牯自優游臥月耕霞不二頭首尾清風匝地
起行藏終不混時流

初至雪竇參師

法幢幟

諸方付拂徧叢林獨企高風救世深直是棒頭原有
眼肯令衲子亂披襟曹源一滴溫江轉乳竇孤峰甌
嶺欽自哂休心無伎倆隨緣識透去來今